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二十六回 賜歸省重幸大觀園 沐君恩內遷少司馬

話說賈政，因仲妃歸省，在大觀園伺候。到十三日辰末巳初之時，邢氏太太老病臥床，賈蓉媳婦又隨任到山西去。惟尤氏過，榮府來，同王夫人、李紈、寶釵等皆將命服穿上，祇候在二門以內。賈政帶著賈璉、賈蘭，各穿品級大衣，在大門前排班候接。那辰初就有執事內侍陸續而至。俱齊齊備。忽聽一陣拍巴掌響，前來的內侍忙忙走出，說是：「鳳駕出宮，就要到了。」話尚未完，只見一匹馬如飛而至，乃鑾儀衛管旗牌鑾駕的一員官，是治儀尉。見了賈政，跳下馬，說：「大人得知，娘娘駕就到府，快些焚香跪接。」賈政連連答應。前路的旗鑾已到街口，鳳翠雉葆，執事傘輦，一切提爐儀仗，備載前部《紅樓夢》元妃傳中，無容冗敘。不移時，步輦到門。賈政率領家屬，望塵方要下跪。早有俞太監飛馬高聲喝道：「奉懿旨：免賈政等跪接。」說著，輦就進了大門。八個內侍，換肩抬至二門。又有昭容二人，按轡吩咐道：「奉懿旨：夫人等皆免跪接。」王夫人遂跟著輦，向東往大觀園來。所有旗仗皆停歇在大門外，惟提爐數對小太監前導，又有捧手巾、塵尾等八個太監，兩行翼進。抬到大觀園門裡，偏東朝南大廳，一脊七間，預備仲妃更衣的去處。輦到廳前住下。常在、昭容及跟隨女孩兒、媽媽們簇擁上前，扶轎桿的，掀轎簾的，裹衣服的。大家跟著仲妃，進了更衣處所。喝了鍾茶，又歇一會，更過衣，從新出廳。就換了亮椅，女孩兒四個抬起，四個媽媽拿住椅桿，慢慢的抬進園來。轉過竹屏、茶檯架，迎面一座假山，從左首一轉，豁然天開。花木繽紛，竹石磊列。沿路皆鬆紋碎石，遍地苔痕，大有山林的野趣。

仲妃忽回頭，見王夫人等後頭步隨，便諭住轎，即走下亮椅來。王夫人連忙扶住，奏道：「請貴人萬安。臣妾等分應隨行。」仲妃流下淚道：「母親是何言！柄體雖尊，誰無父母？此心何慰。」便同步行到大觀樓正廳來。眾宮侍簇著，仲妃升了座。王夫人便要在階下行禮。昭容出立廳前，說是：「免。」尤氏、李紈、寶釵、平兒行了一禮，亦吩咐道：「免。」便著進廳相見。才然敘話，忽俞內管稟事說是：「賈政帶領族人請安。」昭容代稟，仲妃傳命召人。賈政從東邊行至大廳前，才要行禮，俞內管傳諭道：「免。」賈璉、賈蘭跪了。行畢禮，賈政奏道：「政承祖宗遺蔭，得列朝班。一門出兩位貴人，實受恩榮無際。又蒙皇上推錫錫仁，稍遂臣子不能上達之心。政感激無地，惟願仰承眷昧，祇祝無疆，則政舉家幸甚。」

仲妃諭賈璉等退出，宣賈政入廳。賈政進廳，俯躬而人。昭容又傳諭道：「免國禮，以家人之禮相見。」賈政方敢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蒙皇上隆恩略分言情，得與貴人不論君臣而論父子，此曠世不再之典。望貴人慎毋過於感懷為慰。」仲妃道：「聖上天恩，難於報稱。但懷新感舊，能勿動情？年來大人慈體可安？日御飲食較常增減？上衙門辦事可覺勞乏？」母親大人亦同納福。」賈政、王夫人同聲答道：「托貴人蔭庇，我夫妻二人身履均善，較往日頗覺健旺。」仲妃道：「屢次諭從節省，今閱大觀園陳設，備辦亦多靡費，尚宜從儉。」賈政道：「奉貴人諭，一切燈彩皆未多備，並女戲各樣樂器，統行撤簡，方深悚仄。貴人轉如此開諭，倍合無地可容。」仲妃道：「我是實言，大人不必如此踟躕。」說畢賈政遂辭出廳去。

仲妃與寶釵最厚，款洽良久。王夫人送上茶來，仲妃接著，說道：「母親請便。如此相待，轉使我心不寧。」遂命王夫人坐了，好說家常的話。正說著，史湘雲進廳來見，仲妃連忙傳諭免禮。亦讓坐了，細敘別後之情。寶釵稟請進膳，仲妃道：「且慢！我到櫳翠庵禮過佛，還要在瀟湘館、怡紅院及稻香村各處游一遊，回來才吃飯哩。」

仲妃走進正廳裡間，洗了手，出到廳前。諸采女跟隨，內侍前導。王夫人、史湘雲、尤氏左右陪侍。李紈、寶釵、平兒有應辦的事，未經從去。眾人花攢錦簇，繞過山洞，由小竹橋順著水邊，迤邐往櫳翠庵來。離庵不遠，庵內掃地焚香，兩個帶發小尼路傍跪接。仲妃認得是閒雲、翔鶴，吩咐起來。到了庵前，竹樹依然，風景如舊。惟山門殿宇，粉飾丹繪，頓覺改觀。仲妃默感一會，步進院來。上了大殿，王夫人用盤捧香，昭容接了送上。仲妃拈芸檀，放在爐內，便禮了佛。看著香燈燦備，鋪設整齊，向王夫人說：「要到向日靜室去坐一坐。」史湘雲便導引著，向後院靜室中來。

這靜室從仲妃入宮，平日封鎖，無人敢住。現在裱褙一新，中間設著條幾，上擺玉瓶一件，插著孔雀尾扇一柄。右首設自鳴鐘，中放寶鼎，焚著紫檀，外設鐵梨木八仙桌一張。兩邊照樣椅十八張，桌狀、椅墊，皆係顧繡。堂掛《富貴長春》畫一軸，對係趙子昂親筆集成裱掛。東一間乃仲妃向來臥室，炕鋪絨毯數層，上罩龍鳳繡褥。中設鵝黃緞大坐褥，後列靠背，旁安拐枕，皆係一色鵝黃緞的。中放紫檀桌一張，上供護身藏佛一尊。香花齊備，爐熱龍涎。東首擺椅四張，桌兩旁設馬杌四座。西首一間，是伺候仲妃臨幸時所便坐的。炕上黃坐褥等件，與東一間相同。地下設陳楠木桌一張，大圈椅兩張，鋪墊甚新。迎門楠木八仙桌一張，上設果盒二個。堂門及里門所掛簾子，皆用玉鈎掛起。香氣濃郁，塵骨皆仙。

仲妃到東一間看了看，因設藏佛，轉在西邊屋內坐了。湘雲便叫紫鵲捧上茶來。宮中女孩兒要去接，仲妃說：「著他端進來。」紫鵲連忙端進，仲妃接了茶，紫鵲磕下頭。不覺眼圈一紅，要流下淚來。仲妃說：「你近日可好？」紫鵲道：「托娘娘福，奴婢身子健壯。跟史姑娘做些功課。只是想娘娘平素待奴婢的恩典。今日得伺候一刻，也是奴婢之福。」仲妃聽了，默然一會，說道：「你道念長，我心甚喜。」

隨後王夫人、虎氏、湘雲同進來，說一會往事。便說：「請貴人用些點心。」仲妃說：「我不餓。」又與湘雲講了會坐功，便起身要往外走。近身伺候宮女跪下，請示先到何處？仲妃向王夫人道：「母親，咱們一路由稻香村到瀟湘館，稍歇可進怡紅院。再到大觀樓吃飯，可好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甚好！遵貴人命。」當下宮女傳與俞內管，即吩咐內監領路。先到稻香村去。此時，園內各處皆有圍幕，便將這一路撤去。仲妃同著眾人離櫳翠庵，仍由小橋，斜穿芳徑，向稻香村來。

這日天氣晴和，春風習習，桃紅吐豔，柳綠垂絲。乍在宮內，忽睹如此空闊境地，又值好鳥送聲，有自然飛至的，也有人力伺候的。仲妃胸懷頗暢，不覺已到稻香村。此處傍水，多是種墾的田家風味，更是繁華中一劑清涼散。遊玩片時，並將舊時自己所寓及探春住的去處，順路遊覽。房舍照常，而意境非昔。已由蘅蕪院轉入瀟湘館中。此館自芝哥兒移做書屋，迥非當日黛玉作寓的光景。仲妃到此想起黛玉，忽聽窗外竹韻戛然，黯黯有觸。本意在此稍歇，吃些點心再游。因有所感，便不肯久坐。即同眾人到怡紅院。仲妃進宮時在此演禮，王夫人叫人備了點心，送進房去。仲妃吃了好些，並吩咐手下人也吃茶點。請王夫人、湘雲等進去，說了會話。歇息半晌，隨身的表上已交午正二刻。

交未初就該進膳。俞內管著宮女請駕，赴大觀樓正廳用膳。仲妃遂起身，到大觀樓內，居正而坐。遠遠就有樂聲，將以侑食。仲妃說：「我要這席面上替母親姊妹們敘些家常，樂可免奏。」當下止了樂，俞內管又代稟：「賈政稟請獻酒進菜。」仲妃亦說免了。並叫下面設下兩席，令王夫人及湘雲、尤氏、李紈等陪坐同吃。王夫人等謝了恩，才各安位側侍。彼時寶釵、平兒照應肴饌，無暇預坐。賈政便邀俞內管前廳飲宴。隨來常在、昭容專席管待。各女孩兒、媽媽們亦皆盛席款接，不敢簡褻。隨眾無不歡喜。仲妃席上除看席兩桌外，所御之物，珍錯畢陳。水陸備具，品味清潔，調和精美。天交未正，尚方進饌已畢。撤去傢伙，金盆薦水，洗了手，又備金盃嗽過口。王夫人親自捧上茶來，：仲妃急令侍女代接遞上。

喝茶畢，對王夫人含著淚說道：「今得竟日親承色笑，此係聖上特旨。不知何日再沐此恩？得以展我孺慕。想當年元妃姐姐的話，我方懂得，不是口不應心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貴人不必過於遠慮。皇太后、皇上既有此旨，過一兩年再沐曠典，亦非意所不及的事。」史湘雲道：「這話甚是。請勿感切，天下事如何意計得來呢？」正談著，俞內管著宮女送上備賞的單子。仲妃過目，亦略與元妃時大概相同。獨吩咐另賞紫鵲一分，遂即照單散出。賈政代領家屬、王夫人率著女眷，皆來謝恩。一概諭免。

仲妃知邢氏太太抱恙不獲，親身去看。又感傷一會，除例備禮賞外，將自己護身小藏佛連錦袋摘下，並一掛東珠，十八粒羅漢寶石念頭手捻，親托王夫人替送。正合王夫人依依不忍釋去，忽交酉初。俞內管稟請還宮。仲妃何敢久停？湘雲、寶釵二人，尤難

分手。又遲延了一刻，預備齊全，無可如何，灑淚辭別。仍坐了肩輿，行至前更衣處，換上風輦。八個內監抬起，慢慢走出。王夫人等送至二門外，昭容傳諭免送。輦已出了大門，賈政便坐了轎，跟著同進朝來。儀仗提爐，香塵夾道。

仲妃進了宮，請太后安，謝皇上恩，方回宮去。賈政進了職名，謝過恩，又替仲妃請了安，傍晚才歸榮府。歇了一夜，次早仍到朝門謝恩。

家內賈璉謝了薛蝌、李光緒，備酒請來玩了一響。叫家人將各處陳設、燈採用匣裝好，門上各樣簾子，窗外茱萸，廊前卷幔、竹掛，逐一查收。賈蘭將各屋字畫及所掛匾對皆用長匣收妥，以備再用。直忙了十數天，才得清楚。中有畫眉四架，賈蘭拿去給會哥兒頑。又有白鸚鵡一架，月娥愛其潔素，向寶釵說，替王夫人要。賈政聽了倒甚歡喜，叫人連那紅黃綠的三架鸚鵡，連白的通送到月娥屋來。月娥便叫霓裳接了，著意掛在廊前。晚來收放屋內，十分愛惜。這也是女孩兒一種脾氣，難於解說的。

春盡夏來，條忽秋末。那一天，賈政從衙門回家，林之孝稟說：「江西少二爺處有書，並差家人林天錫來京請安。」賈政叫拿書，並來人到書房問話。林天錫便上前請安，磕了頭，就跟著到書房來。賈政進屋坐下，林天錫又替賈茂請了安，將家書雙手捧上。賈政拆開書信，林天錫起來，垂手侍立。賈政一面看書，一面問話：「你們老爺有何事，叫你來京？難道說就為瞧瞧嗎？」林天錫道：「一則差小的來家請安，二則為神蛟事，江西撫院有折到京，叫小的專來稟知。以便候旨遵辦。」賈政便不看字，掩上急問道：「是什麼神蛟事？你可細細說我得知。」

林天錫道：「今年五月內，江西多雨。旌陽宮有鎮神蛟的鐵樹，不知何人剪些採花，拴在枝上。當日許旌陽鎮神蛟時，原有偈道：鐵樹開花，神蛟再出。不意交六月後，一連數日大雨，山頭發水。初十夜間響了幾個霹靂，將鐵樹移開數丈。神蛟遂從旌陽宮前，借著水勢橫行，淹了數縣百姓，傷壞田禾、房廬不可勝計。想來只是天意。撫台著急，咨行龍虎山張天師，除孽安民。那知天師作法，各法師結壇書符，設法驅治，總無效驗。越發恣肆，漸及九江一帶，亦被其害。適值小的少主老爺按臨此地，大江中天氣清明，掛帆正走，忽然一陣烏雲從江面卷來，波濤大作，頃刻對面不見天日。船後老闆說是：「不好了！這是神蛟使風，遲一刻烏將軍到，這船就不可保。」連忙落篷，往漢港內收去。那篷就落不下。船被風逼，一步也不能挪移。小的們慌的了不得，只見江面上一朵烏雲，就奔船來。那料少老爺在身邊取出一件不知是何寶貝，向江中一照，水上現出千條紅光，空中又係有什麼言語。小的們皆未聽真。那塊烏雲頃刻退去，亦不知其所往。那船才安然無事。天氣依舊清明。小的們托主兒的福，救了性命。合船誰不詫異？那想紅光一照，神蛟便退回本境，仍歸旌陽宮前。不惟九江一帶得免其害；即旌德數縣前被水者，亦皆水退民安。撫台才謝了天師，親詣九江來見小的少老爺，約著同赴旌陽宮前，作了文書，又祭獻許旌陽真人。說也奇怪，這夜又是雷雨一陣，那鐵樹仍回舊處，鎮住神蛟。撫台大悅，立時將少老爺為民驅蛟、得救數縣生命，專折奏聞。恐家中不知底裡，心中惦記，叫小的回京稟知此事。」

賈政聽了，心內大喜。細看書意，亦是為此。但船中驅神蛟的並非寶貝，就是通靈寶玉。越發詫以為奇。便向林天錫道：「你可歇息去，遲一會，再替你太太們請安罷。」說著，拿著書，就往上房來。誰知早有小廝將此事傳到丫環們耳內，立刻王夫人處及李紈、寶釵、平兒、月娥等皆聞此信。不得其詳，著實惦掛。不約而齊，皆走到王夫人這邊來。尚未進門，忽見賈政拿著字，賈璉、賈蘭跟著，同進院門。賈璉、賈蘭便站住，各回房去。

賈政便進屋，就向王夫人道：「太太，你可知道芝哥兒在江西驅逐神蛟的奇事嗎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才聽丫環們傳說，我心甚是焦急。老爺快些說明，使我放心。」說話間，李紈、寶釵四人走人，史湘雲也從外面進來。賈政、王夫人叫他們皆坐了，賈政先把書信念了一遍，將林天錫的話一字不遺，又備細述了。眾人聽說，皆為驚異。獨月娥想起那年金如意事，方知靈物自有妙用。湘雲深知芝哥來歷，說道：「吉人天相，總是老爺、太太福庇。」李紈、寶釵齊聲道：「史姑姑這話很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們不必推譽；只是平安，便是佛天保佑。」因向賈政道：「這事既經入奏，應在軍機處打聽旨意才好。」賈政道：「太太此言甚是。」便請賈蘭來，叫他急去托人打聽。賈蘭連忙去了，回稟道：「各處探問，皆無的信。因聞紅本上說這幾日江西撫院並未差官遞折，孫兒再三托他，有進折的即給一信。」；賈政及王夫人聽了，只得稍候。

過了數天，忽奉上諭：「賈茂即馳驛來京問話，江西學政員缺，著梅友福去。欽此。」報到賈府，賈政不知何事，心內甚疑。在軍機處及各中堂相好遍問，並不曉其緣故，也只好等賈茂到京再議。梅少理再任江西，請訓時，命其三日內即起身，接賈茂任。梅友福不敢耽擱，連忙往江西去了。賈政餞行時，便叫林天錫跟梅學政帶家書同去。倒是林天錫不肯，回明賈政，先起身，連夜替賈茂送信。那知兵部火牌，江西賈茂兩日前就得了信。林天錫的家書接看，亦不知所由。賈茂是悟後的人，隨緣度世，毫不介懷，仍自照常考試，等候新任接交，即便起程回京。

不兩月，梅少理到了，祖孫接續任畢，賈茂先請梅友福便酌，梅亦隨後送行，倒吃了幾席酒。司院各處亦差人來替梅學政道喜，並送賈閣學回京。賈茂一一寫信謝了。該縣遵旨預備驛馬，即兼程由驛而歸。不及一月，已到都中。先著林天錫回府送信，自己便宿了廟。伺候召見過，才敢回家。

原來聖上因江撫折奏：賈茂驅除神蛟，安集黎庶等語。便疑：賈茂一書生，有何勇力，能做古人投壁斬蛟的事？或是趨附國戚，借詞邀功，亦未可定。遂將折子留中，欽召賈茂來問，以決真偽。此事連軍機大人一字不提。

這日，賈茂到朝門，經紅本大人代奏，奉旨召見。賈茂遂遵旨而人。待了許久，賈政、賈蘭得林天錫信，一早也在朝門外見了賈茂，未及細言，賈茂遂跟旨進內。忽見紅本蘇大人出來，替賈政道喜，說：「令孫賈茂，放了兵部右侍郎了。」賈政說：「如何有此恩旨？」蘇大人說：「我們備細卻不能知。這是秉筆的王公公密向我言的。咱們至好，我才送信與大人哩。」賈政聽見是真，便先向蘇大人致謝。

正說著，中堂謝大人傳出上諭，道：「兵部右侍郎員缺，著賈茂補授。所遺之缺，即著賈蘭升補。欽此。」朝門外多少官員，皆替賈政道賀。正說著，只見賈茂從裡面走出來。賈政一見就叫到朝房，同賈蘭細問召見的事體。

賈茂道：「進內見了聖上，行過禮，說會考試的事。皇上忽問及神蛟事來，說：你一書生，如何制服神物？江撫有無裝點，你可實奏。孫兒想：通靈驅邪，事近誕誣。然從此起，亦不敢欺飾。不過略言其概。但說與江撫到許旌陽廟內，效韓昌黎驅鱷魚的1日跡，做篇祭文，備述聖天子愛民至意。「此蛟既從廟前所起，淹害黎庶，便是真神之過，自當約束此蛟，歸於原穴，不致擾民，方為無忝厥守」等語，備了祭禮，同撫臣虔意禱祝。那知夜間雷雨大作，鐵樹果然移回，仍將此蛟鎮住。數縣百姓得保身命。皆托皇上德威，旌陽真人效靈所致。臣等本無所長，撫臣又何容裝飾？求恩典。皇上聽了，即命摘通靈寶玉去看。果然上有篆字，寫著「一驅邪祟」。聖上因所奏非虛，龍顏大喜。並說此玉當日北靜王奏過，係寶玉口中銜著生下來的，自是不凡。仍將通靈玉還了孫兒。便降旨賜發三爐藏香，御書匾對。命江西撫臣在旌陽宮致獻，用昭神睨。便命孫兒出來候旨，那知有此特恩。使為臣者如何報答？」賈政道：「你這話與我意相合。聖恩愈重，報稱愈難。我老矣，你弟兄二人，各盡其心可矣。」說完，便起身，離朝房，出禁門，上了轎。賈蘭兄弟坐著車，各回府來。

府中賀客已經絡繹不絕，皆賈璉邀了薛蝌應酬而去。到第二日，賈蘭、賈茂赴朝，具折謝恩。擇吉日到了任。